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in profile, facing right. She has dark hair tied in a long braid. She wears a yellow robe with green floral patterns and a red sash.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light yellowish-brown.

女人的私房历史书

4

先秦篇

尹剑翔 编著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buptpress.com

女人的私房历史书
4

先秦篇

尹剑翔 编著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的私房历史书.先秦篇.4 / 尹剑翔编著. --
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3.1
(想念读书好时光系列)
ISBN 978-7-5635-3362-6

I. ①女… II. ①尹… III. ①中国历史-先秦时代-
女性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9359号

女人的私房历史书:先秦篇 4

尹剑翔 编著

责任编辑:陈 瑶

出版发行: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10号(邮编:100876)

电 话:010-62282185

传 真:010-62283578

邮 箱:publish@bupt.edu.cn

印 刷: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1/32

印 张:5.5

字 数:114千字

版 次: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978-7-5635-3362-6

定 价:1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目录

东周红颜（二）

章二十九 许穆夫人的才情	5
章三十 齐桓众姬不如管仲一妾	25
章三十一 晋国女事之乱由女起	41
章三十二 晋国女事之秦晋之好	63
章三十三 晋国女事之重耳艳遇记	85
章三十四 宋襄夫人的恨与爱	109
章三十五 决定历史拐点的女人，夏姬	123
章三十六 在楚国抛物线上的女人们	145

章二十九 许穆夫人的才情

东周红颜（二）

大家都知道，《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前文引用的很多《诗经》中的诗篇，其实都是女性所作。但是这个结论，大多是后来专家通过各种方式推测出来的，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有一首诗，史料中很明确地记载了它的作者，而且没有疑异。

这首诗叫做《载驰》，它的作者在《左传》上记录得很明确：“许穆夫人赋《载驰》。”

关于许穆夫人，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有一些印象，我曾在第二十四章的最后提过一句，她是宣姜最小的女儿，她的父亲是公子硕（昭伯）。

据程俊英先生《诗经译注》的考证，许穆夫人大约出生在公元前 690 年，她在正史中的记载很少，只在《左传》中露过

一次面。

不过还好，许穆夫人除了作《载驰》之外，《诗经》中还有两首诗也被专家基本确定是由她所作，一首是《竹竿》，另一首是《泉水》。

如果把《竹竿》、《泉水》和《载驰》这三首诗按照一定顺序排列的话，我们就可以清晰地了解到许穆夫人的一生。

先来说许穆夫人的少女时代，和许多贵族的少女一样，许穆夫人也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和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

《竹竿》一诗，据专家考证是许穆夫人嫁到许国后，回忆自己少女时代的作品。

“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

淇水悠悠，桹桹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对于这首诗，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注解中的翻译最为贴切和俏皮：

“钓鱼竹竿长又长，儿时垂钓淇水旁。少女时光怎能忘，路远无法回故乡。

汨汨肥泉于左方，哗哗淇水流右方。女大当嫁要出门，远

别了兄弟和爹娘。

淇水潺潺在右方。肥泉汨汨在边淌。明目皓齿一女郎，身上的玉佩响叮当。

淇河水欢快地流淌，驾小舟划着双桨。顺水漂流到远方，消散我胸中的忧伤。”

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许穆夫人少女时的顽皮、清纯和无忧无虑。在这首诗里我们仿佛看见了一个美少女荡舟水中，垂钓嬉戏的美丽画面。

像朱熹等大儒们总是想把像许穆夫人这样的女性定义为端庄、正派、贤惠的代表并加以宣扬，其实他们忽视了，很多所谓的贤夫人们也是从可爱的少女时代走过来的事实。

我前些日子看了一首由唐代著名的贤后长孙皇后写的《春游曲》，一度非常奇怪，感觉这不像是这位历史上著名的端庄温柔的皇后所写的诗句，倒像是一篇天真可爱、无忧无虑、纯情烂漫的少女所作。

我想了很久才明白，其实这才是真实的长孙皇后，被史家们所记述的长孙皇后只是她的一面，那个形象是用来做广告的，正襟端坐却不真实。

许穆夫人也是一样，我最初对她的印象，只是一个酷似“五四”运动中，游走在街上的爱国女学生的形象。后来从她的诗句中渐渐感觉到这也是一个十分可爱、顽皮且容易亲近的女孩。她也曾经有过似水年华，淇河边至今留有多处“许穆夫

人钓鱼处”，这就是许穆夫人曾经拥有过的青春年华的见证吧。

不过转眼间许穆夫人也到了出嫁的年龄了。

俗话说：“一家女，百家问。”更何况是像许穆夫人这样出身名门的女子。

《列女传》记载：“初许求之，齐亦求之。”

在时间上推测，许穆夫人的追求者除了许穆公外，还有一位应该是齐桓公。

据《列女传》记载，许穆夫人很想嫁到齐国去，理由和祭仲劝郑公子忽娶齐女有些相似。《列女传》上许穆夫人通过傅母对卫国的国君（应该是卫惠公）说：“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国也。言今者许小而远，齐大而近。若今之世，强者为雄。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维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国，妾在，不犹愈乎！今舍近而就远，离大而附小，一旦有车驰之难，孰可与虑社稷？”

大意是说，许国是小国且远离卫国，齐国是大国而与卫国很近，如果北方的异民族进犯卫国，只要我在齐国，齐国就会快速地来救援。

很多专家对这番话深信不疑，认为许穆夫人对各国之间的关系比较了解，且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

我要说的是《列女传》中的许穆夫人，只是刘向伪造的而已，这段话看似是像先兆似的预言，其实细细读起来，就会觉得这更像是马后炮似的战后总结。刘向想要表达的是，当初如

果卫国把许穆夫人嫁到齐国就好了，也就是俗话常说的“吃后悔药”。

当时的许穆夫人的想法绝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刚才说过，少女时代的许穆夫人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我个人感觉她在出嫁的时候，不会想这么多。《列女传》中的许穆夫人的形象简直就是一个像郑国祭仲一样成熟老道的政治家形象，这和《竹竿》中那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形象相差太远了。

而且当时卫国和齐国已经联姻，《左传·僖公十七年》记载，当时的卫共姬已经嫁给了齐桓公。齐桓公的母亲也是卫国人，所以说《列女传》中这番“如果许穆夫人嫁给齐国，卫国遇难时齐国会加以援救”的话看似很有道理，其实是比较多余的，因为即便是许穆夫人不嫁给齐桓公，齐桓公也会出兵援助。其实还有一个齐桓公和许穆夫人不太容易结合的原因，就是两个人的血缘太近，而且是两辈人，两个人是舅舅和外甥女的关系，虽然在春秋时屡有乱伦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个事情他们多少还是会忌讳的。

而许国也不像《列女传》中说得那么不堪。许国是姜姓的诸侯国，周武王封文叔于许；周平王时代，许文公曾经帮助申侯打败了犬戎，是拥护东周王室的功臣之一。而且据《左传》记载，卫国和许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公元前712年，齐、鲁、郑三国联军攻伐（上一章说的息国进攻郑国就是趁这个空子），许庄公被迫逃跑，他的逃亡目的地就是卫国。

公元前 697 年，许穆公即位，在他的治理下，许国日益强盛，齐桓公在称霸会盟的时候，许国也作为一方诸侯参加了会盟，在齐桓公伐蔡的过程中，许穆公也亲自率兵参与了这次作战。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许国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完全有资格娶到许穆夫人。

如果说许穆公哪方面差一点儿的话，我感觉是爵位方面。在春秋的时候，除了像楚国这样的“蛮夷”之外，大多数国家国君的爵位还是由周天子封的。而许穆公在其下葬之前，在《左传》中一直被称为“许男”，男是五等爵位中最低的一等。而许穆公在下葬时才以公爵相称，这说明许穆公的称号是谥号，是死后才被周天子追封的。

对于《列女传》上“许国远而齐国近”的说法，其实大家完全可以去看看地图，卫国在现今河南淇县附近，许国在河南许昌附近，也就是三国时曹操的根据地，其实两地相隔并不远，距离只有 198.9 公里。而齐国的临淄与卫国的距离是 483.2 公里，虽然这是在今天的地图上测量的结果，但我想只要是不发生科学家们预言的几千万年发生一次的那种大陆漂移之类的事情，大致应该是这个距离。所以《列女传》中说的许穆夫人嫌许国远的论述并不成立。

在我们的传统认识中，许穆夫人只是个爱国女诗人，殊不知她也是一个曾经拥有过青春年华的美少女。

《竹竿》一诗中丝毫没有流露出许穆夫人对于许国的反感，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少妇对于自己少女时代的一种回忆和笼罩在她心头的一丝淡淡的乡愁而已。

许穆夫人嫁到许国后，卫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卫惠公死了，他的儿子卫懿公即位。

卫惠公即宣姜和卫宣公的儿子朔，曾经和母亲一起密谋杀害公子伋，并间接害死了自己的亲兄弟寿。我在第二十四章中说过，朔因为曾经谋害自己的哥哥，所以在卫国非常不得人心，他刚即位不久，就发生了左右公子叛乱的事情，卫惠公被迫跑到了齐国，后来舅舅齐襄公帮助卫惠公平灭了叛乱，卫惠公这才回国复辟。

卫惠公死后，卫懿公即位，他和许穆夫人的关系非常特殊，如果说卫懿公是许穆夫人的哥哥，这是从许穆夫人的父亲这一方来论的，因为昭伯和朔是一辈人。但如果以许穆夫人的母亲宣姜是卫懿公的亲奶奶这一点来论，卫懿公还要叫许穆夫人一声小姑姑。《列女传》上说许穆夫人是“卫懿公之女”，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卫懿公骄奢淫逸，弄得民不聊生，他还有个特殊的爱好就是喜欢养鹤。这个爱好被很多史书，包括后来的小说和现代某些作家的作品无限地夸大。

鹤这种动物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很少见，陆机《毛诗义疏》上说：“今吴人园囿中及士大夫家皆养之。”吴国的地域在今天江苏省南部太湖区域，就此看来鹤当时只在太湖周围才有。所以，卫懿公对于鹤的这种新鲜感是可想而知的。

《史记》上对于卫懿公好鹤这件事情并没有作太出格的描写，只是说卫懿公“好鹤”。

《左传》记载就略显生动了些，说卫懿公养的这些鹤出门有“轩”坐，“轩”就是车，而且这车是大夫一级才能乘坐的专用车（《左传正义》：“轩，大夫车。”）

我个人认为卫懿公好鹤这件事情，只是百姓憎恨他的一个由头而已。

《淮南子》上说：“鸡知将旦，鹤知夜半。”夜半就是黑暗的来临，鹤其实就是卫国黑暗政治时代即将到来的一种象征。

鹤这种动物非常的孤傲，它除了鸣叫，好像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作用，不像狗可以看院子，也不像猫可以抓老鼠，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中看不中用。

所以，卫懿公好鹤是在影射卫懿公用人上的不高明。从后来对狄人的作战中可以看出，他用了一帮和他所养的鹤一样中看不中用的人。石祁子（《东周列国志》上说他是大义灭亲的石蜡的孩子，高干子弟）、宁庄子、渠孔、子伯、黄夷、孔婴这些被卫懿公委以重任的人，后来的表现简直令人绝望。

鹤不中用没有关系，人要是不中用，那就有点麻烦了。

而此时的许穆夫人在不远的许国早就得知了卫国国内的情况，此时她的心理笼罩着一层厚厚的阴影。

为了排解这种胸中的忧虑，她写了人生中的第二首诗《泉水》：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爰彼诸姬，聊与之谋。

出宿于涕，饮饯于祢。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饮饯于言。载脂载辖，还车言迈。遄臻于卫，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车出游，以写我忧。”

初读时会认为这首诗和《竹竿》一样只是回忆许穆夫人在未出嫁前的时光。但是再一细读就会发现，这首诗里不只表达了乡愁，还有淡淡的哀愁。

《泉水》一诗直伤卫国国事，许穆夫人深切地为卫国的国情担忧，感情上比起《竹竿》一诗更为成熟。

这时候的许穆夫人很明显已经脱离了天真浪漫的少女时代，而进入了一个对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时期。

从这首诗里我们看见了一种转变，是女人心性的一种转变，是一种质变的过程。

许穆夫人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公元前 660 年，戎狄向卫国发动了攻击。

卫国此时进入了一级战备，国人中的很多人被授予铠甲，准备迎战狄人。但是这些临时征调来的士兵却没有任何的抵抗意志，他们埋怨说：“这仗应该让鹤去打，鹤实际享有官位和俸

禄，我们哪里能打仗！”

其实此时的卫懿公做出应战的反应并不慢，如果用人得当的话，是很有机会取得胜利的。

此时的卫懿公做出了如下的安排，他先把象征君王的玉佩给了石祁子，把箭给了宁庄子，让他们俩以此来鼓舞士气（《左传》：“以此赞国。”）

“子”这个字在春秋的时候是当德高望重的人讲，可见石祁子和宁庄子在卫懿公看来都是可以信赖的人，并且卫懿公将绣衣交给了自己的老婆，并告诉自己的老婆，听这二位的安排（《左传》：“听于二子。”）

石祁子、宁庄子被卫懿公安排的任务是守城。

安排好城防之后，卫懿公亲自出征，派渠孔驾车、子伯为右军、黄夷为先锋、孔婴殿后。这个安排本来也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这些平常受到卫懿公宠信的人根本就不会打仗，在士兵中也没有任何的威信。

所以，卫军与戎狄在荣泽的遭遇战中，被打得大败。卫懿公非常固执，到死也不肯扔掉属于自己的旗帜，结果被戎狄杀害。想起曹操为了逃命可以割须弃袍，卫懿公的水平真的显得过于小儿科了。

此时战争的天平已经向戎狄倾斜。

但是如果此时卫国坚壁清野，死守卫国首都，等待各国的